詩經剖疑

詩經剳疑卷之五

鄘

說見上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儀叶牛何反

髧音禫髮垂貌兩髦夾囟即所云丱也子髮初長父母為之飾者共伯蚤死故有兩髦之飾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儀訓表夫者婦之表也特訓獨夫婦不二適也

詩傳衛世子餘未立而卒按謂之未立則髦佚尚存也禮玉藻云親沒不髦則髦者為男子已冠未冠之通飾蓋已冠則髦當在冠內未冠則拂髦而總之為角也親在固不忍忘親之手澤親沒始去之也愚按親在則不敢自居于成人之列故但如童子之飾而已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其志故共姜作此以自誓是必姜猶未嫁故以汎汎柏舟在彼中河為言蓋自齊適衛必渡河而始至也其不系齊風而系之衛者所以成其為衛志也兩髦我儀皆

指其夫而言觀其母之不諒則共姜之尚未嫁可知觀共姜之未嫁則世子之為蚤死可知言母而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也呼母而曰天悲憾之至也慝邪也不二為貞再醮為慝

許賡夫曰衛武公金玉君子也學幾乎聖矣詩淇澳屢詠之而柰何史遷之採野乘而誣揑夫大賢也史記衛世家釐侯卒弟和攻餘餘自殺衛人諡共侯立和曰武公故讀柏舟詩則公之誣不辯而自明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埽叶蘇后反即掃字冓音姤道叶徒厚反

茨蒺藜也中冓闈內隱奥之處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襄除也詳詳言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但託以語長難竟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之也

序云衛人刺其上也註以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于宣姜衛人疾之而不能去譬如蒺藜之生于側欲掃去之恐其傷坦也傳云三叔青周公鄘人風之賦牆有茨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珈叶居何反 宜叶牛何反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翟叶去聲髢音第瑱吐殿反揥勅帝反 且音疽皙音錫叶征例反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媛音院叶于權反

序云刺衛夫人也或指宣姜首章言衛君服飾之盛二章言夫人三章則舉賢媛以規正之君子即指衛君夫人事之以偕老者而其冠服有六珈以副橫笄之上笄橫笄也珈笄飾也笄以簪冠防其失墜珈如旒之下垂以玉為之六指其數也且其容止委佗雍容而自得焉又如山如河圖象于是服者罔所不宜山河卿天子山龍之服衛君僭用之也而柰之子之不淑何哉

之子指衛夫人言其乏内助也然而夫人之容貌亦未嘗不美也但過于鮮麗耳故言手玼兮其飾玉而加之于翟服之五采也黑髮如雲多而且美不屑于加髢也又玉之塞耳也象之揥髮也廣眉而白晳也見者以為非世間人而詫之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也若此者雖夫人自以為美或衛君亦感其美然終非偕老之所貴也乃有不用玉而用石若瑳石工之所為也不用翟而用展若展衣之純素也又加縐絺于展衣之上若紲而袢之不令其露見也又子之清

揚者而彼亦未嘗不著于顏面也但人見之者不以為天帝而以為邦君之賢助矣媛助也展即素也雖蒙以縐絺蓋因表而窺其裏猶之因貌而知其德也為夫人者可以法矣清雖屬目揚雖屬眉然亦當合而言之也揥以摘髮髢以益髮縐絺綌與葛兼用之也

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中叶諸良反　宮叶居王反）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

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上，叶辰羊反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

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即唐棣麥麥門冬藥草也葑即蔓菁非今之蔓青此皆好字眼非淫奔之譬也爰采期送亦自雍容有禮非淫奔之狀也蓋姜庸弋皆男子以姓爲氏者沬即書傳之妹邦指衛而言桑中上宫又衛朮之地名按郡國志濮陽縣有顓頊冢桑中在其中通典云衛州衛縣有上宫臺淇淇水也此必朋友之昔嘗聚會于彼地而別後思

之者傳曰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唐亦與此

指合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叶虛良反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奔叶逋珉反

衛宣姜與公子頑非匹耦而相從也衛人刺之

曰鶉與鵲其為奔〻然彊〻然居有常匹飛則

相隨矣若頑者無良之人反鶉鵲之不若也我

以為兄又以為君何耶兄者頑乃惠公之族兄

也君有主之〻義是其尊卑之倒置也刺宣姜

亦所以刺惠公也猶春秋之責魯僖公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虛叶起呂反 京叶居良反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田叶徒因反

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于是時可以營建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

楚丘之宮也日竪圭而測影也榛栗成實之時可供籩豆椅桐梓漆皆中琴瑟之材衛為狄所滅文公建都楚丘國人悅之而作詩曰凡營構者取法于日星茲當孟冬之月定星昏而正中可以作宮矣揆度乎日中與出入之影以定東西南北之位可以作室矣于是樹之榛與栗焉他日將以之供籩實祭祀之用又樹乎椅桐梓漆之四木他日可因而伐為琴瑟也夫祭祀以通神明琴瑟以導和氣皆有國之所必資也而今尚不豫圖之其可乎又升彼四虛之處而望

此楚宮且及旁邑之堂與高丘之京復降而在宜蘩之桑吾歷觀之以察其土宜然後卜之而吉果獲其善矣民有寕宇衣食之務可興矣當三春靈雨之時晨起命駕亟往于桑田而勞勸之且不但訓其人以忠信而且望其畜之蕃殖故匪直其人秉心塞淵而田馬之出車者亦以三千計馬塞固也淵深也皆浮薄之反而忠信之類也傳云文公務材訓農敬教勸學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此亦大畧可見馬七尺曰騋埤雅田事用騋騋田馬也騋牝三千則其

牡若可知矣蓋嘗論之十月營室不奪農時也種木十年然後用之貴有儲備而不近功也升虛而望以屏蔽也宜桑宜田以重本也靈雨既降勿失時也戴星而往無暇逸也教之塞淵先王造士必于農業也騋牝三千問國之富數馬以對也詩言歷有次第如此　詩傳屬之魯風即僖公二年正月城楚丘者是俟攷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滿彼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蝃蝀虹也陽迫陰而成夕陽照之則在東朝陽照之則在西然夕虹多而朝虹少故从東蓋言蝃蝀在東人尚以陰陽淫氣而不敢指況女子有行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俟昏期而冒然行之者乎又言虹早見之時則雨不終朝而止矣女子有行遠其兄弟父母乃顧駸駸不止何也乃如之人但知男女之欲以昏姻為念而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失其天理之正者也玩懷昏姻句似男女原許為昏或以六禮不備其夫

迫之為女子若竟不告父母兄弟而私奔以從夫耳昏夕禮也蝃蝀在東則朝夕矣況在西乎周禮仲春察男女令各從所欲雖奔不禁然以理揆之似必其夫家之不能備六禮或其母家之不能備粧奩而男女又過時故許之稍從省便而嫁耳非男迫而女從之者也傳云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蝃蝀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序曰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者夫鼠至小而可賤惡之物也視之尚有皮焉有齒焉有體焉而人之無禮儀容止若反鼠之不若矣縱不死亦何為哉蓋無皮無齒無體則不成其為鼠苟無禮儀容止亦不成其為人矣　傳云叔處不義鄘人刺之賦相鼠叔指蔡叔而言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

子何以畀之 郊叶高 紕音避

子々特出之貌四匹為乘言車乘者皆用四馬也四而五六者極言其盛也漢制太守四馬加秩中二千乃益右騑曰五馬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予音與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告音谷

序云美好善也詩傳以衛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干旄干旟若以旄牛尾注于旗干之首

而建之車後也紕組皆縫祝屬也鳥隼曰旟旄首曰旌亦皆析羽而爲之也繹其本文于首用羽毛以爲飾而所以縫係之者則用素絲也素絲良馬雖云儀從其實亦喻大夫之德也四而五六者數之有加也欲致謁于賢者非以侈車徒實以明威典也彼姝者子猶云彼美之人也畀予告全義序謂衛文公臣子多好善故賢者樂告之以善道攷春秋傳伐齊之喪而滅邢之國皆文公也伐喪曰不義滅同姓曰不仁能下賢而受教者未必有此故從傳爲優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漕叶徂侯反

大夫指衛臣子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行叶户郎反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尤叶于其反

序云許穆公夫人作也衛亡而夫人思往唁之其曰載馳載驅言至于漕皆設詞猶云微我無酒以遨以遊者也夫人欲歸親唁其兄而不可得雖大夫代之行馳驅往返而不足以解其憂跋涉國閔大夫之勞而實悼已之不得親往也夫既不以我躬往為善則我不能反于衛而濟乎漕矣然我豈視爾之不我臧也而遂輟其所思而中心不懷悶乎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主療欝結若善懐多憂行道也言其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蝱以療欝結之疾乎女子雖多懐

思亦各有道存焉而許國之人以我為過若揮而且狂若我心不滋戚乎又我行其野而麥已芃芃然臧矣衛之君民不知其有聊生否其所以控于大邦若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勿尤乎我雖爾為我凡百揆度不如令我得躬往而唁之之為愈也詩故曰始之欲往發乎情也終于不敢止乎禮義也宗國顛覆而不知恤有人心者宜不若是恝然而義有重于亡者獨且柰之何哉宜其思之切也味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句雖女子而知覇略之不張

矣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詩經剖疑卷之六

閬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衛風 說亦見上

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猗音鬣叶於何反 諼叶況遠反

瞻彼淇澳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澳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較音角

爾雅厓内為隩外為隈李巡註曰隩厓内近水者也淇上園多竹然綠竹有作二名解者如傳所云綠王芻竹萹蓄是也惟陸璣疏云綠竹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水旁多生此草其葉澀礪可以洗擾笏及盤枕利于刀錯俗呼為木賊彼土人謂此為綠竹按此則是切磋琢磨之所資也詩人未有無故而起興者且始而猗猗既而青青又既而如簀一層深一層惟視草則然若竹斯一望而見之豈必再三審諦哉有斐即猗猗也全篇重美在其中意如綠

竹之生厓内而人不能驟覩其如簀之精緻也切磋琢磨所以求其美金錫圭璧德已造于純瑟僴在内威儀著外充耳以質會弁以文倚較似張善謔似弛要雖其德内外之合一質文之交用張弛之互見然畢竟含蓄收斂處多美在其中即欲以言語宣之于外而不能也諼與諠俱屬言非訓忘字玩終字可見　切者兩刀相截磋者以石相差皆治骨角之事琢者玉見水貌磨者剛柔相磨皆治玉石之事瑟者聲之藏于密僴者形之主于中為矜莊而嚴毖也赫者

形之見于外喧若聲之越于表爲威儀而宣著也終不可諠即與喧字一義亦相應充耳所以塞聰秀瑩美石似玉者言其質朴且安臣下之分也弁所以束髮如兩手相合抃時故曰會弁如星若弁中之飾也儀禮註云弁名出于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然槃利用錯石利用磨則亦切磋琢磨之所成矣倚較主形善謔主聲亦與瑟僩赫咺相應詩人一字一物不苟用如此序云美武公之德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音萱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音邁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音谷

山夾水曰澗考叩也槃器名叩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為樂也舊作考成槃桓似欠直截賢者遇物叩之于澗阿其寬廣自得如此雖寤寐獨言心口相語之際曰終其身于此而弗渝忘也軸者盤桓不行之意弗告者言不以此樂告人也總是優游忘世隱者氣味序云刺衛莊公也以不能繼先公之業俾賢者退而窮處也傳以

為三叔監殷將與為亂鄘之君子不仕亂邦賦此子曰于考槃見遯世而無悶則通序傳之指皆然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士昏禮云女登車壻為加景乃驅景即褧也以布為之青紅二色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盼叶匹見反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說音稅郊叶高鑣音標朝叶直豪反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活音括菼音覽

碩人指莊姜也頎秀長出衆貌錦文衣也褧襌衣也錦衣夫人來嫁在途之服惡其太著故尚以褧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侯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于諸

侯則尊同故歷言之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此章言其親屬之盛次言其容貌之美又次言其初至齊郊而朝于君末叙衛郊之景物即初至時所見也荑茅之始生曰荑言柔也凝脂脂寒而凝者領頸也蝤蠐木虫之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比次而整齊也四句皆含白義螓似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敖安閒貌説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驕壯貌幩馬頭飾即繁纓之類人君以朱為之鑣鑣盛也翟翟車也

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盖初至郊時必有館舍夫人未與君相見故但乘車以朝而大夫想亦必朝之以申慶賀之意但國君親迎至郊禮節頗繁道路亦遠故勿過勞之而語以大夫之夙退也河衛郊之水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罛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也鱣魚似龍黃色鮪似鱣而小青黑色發發盛貌葭菼薍也亦謂之荻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娣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臣朅武貌盖非郊外則不能見河水及水中之魚與水濱之草而必

以庶姜庶士言若夫人在翟車之內未必見而從嫁之人見之也而今之山川景物豈有異哉但人情不能如初耳而碩人不得其所之意隱然在于言外矣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謀叶謨悲反 丘叶祛奇反 媒亦謨悲反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再笑再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

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葚叶知反耽叶持林反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隕于林反行叶見上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朝叶直豪反笑叶音潦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此詩非淫奔也似女子原已許嫁于其夫而六禮未備時節未到男子欲苟合之而女子不屑與就故為是言曰蚩之蚩蚩然抱布與絲而来貿易矣然其意非為貿絲也寔欲就我而謀為昬姻之事耳其如非時何復為之設詞曰吾寧送子涉淇而至于頓丘之遠匪我自過其期盖子無良媒以為之通也請子無怒秋以為期可

乎但言失時而不及禮者女子不可言禮之不備而但謂時之非宜也下文則已嫁之後而其夫始貧終富而棄其婦者故有敗垣之乘復關之望未見而泣涕既見而笑言也然爾之棄我若豈因卜筮有所凶咎而然不過昔者以爾車來而憾我之不肯苟就今若家累殷實而我以賄遷耳即富易妻之謂也桑之始生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皆棄婦之自喻也吁嗟鳩兮無食桑葚即毋逝我梁毋發我笱之意吁嗟女兮無與士耽即前車覆後車誡之謂自我徂

爾三歲食貧雖淇水漸裳而不以為苦雖夙興夜寐而不以為勞而孰知其既遂既冨而即二三其德無所底極以我賄遷若乎於是而兄弟見咥靜思自悼皆有所不免耳末又念其初相配時總角宴笑及爾偕老而老反使我怨也昔之信誓猶旦旦然所謂言猶在耳也誓非難而反為難反即言可復之之意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玩總角二字畢竟是未及時者始則迫之而不就既則以車來迎而就之也傳曰女歸非禮哀而見棄與此指合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右羽軌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乃可反）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淇水多竹故有竹竿之興有竿則可釣非衛女之思釣于淇而嘆其遠莫致之也國邑有遷而山川無遷百泉在衛西北是在右也淇水在衛西南是在左也今右者反左而左者反右豈水有變遷乎亦國邑之遷徙耳巧笑若笑之自然

也巧笑而曰瑳是有磨礱椎鑿之勞而巧笑非真矣佩玉若以有所事也佩玉而曰儺但爲兒神嬉戲之具而佩玉無所用之矣女子有行而遠其父母兄弟也其病一至此乎夫淇水之上有舟楫焉安得使我出遊以寫憂也傳曰宋桓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以其詞氣稍緩于泉水載馳等篇云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韘音攝

序云刺惠公也此必衛亡而歸咎所任之非人者童子無知而易折之物故曰能不我知而不我甲也蘭支似觿蘭葉似韘然而非真可佩者也佩之則其容雖若遂而實悸矣其不足恃也如此㦬童子不垂帶走則擁之有事則收今且居然效成人之垂帶寧免于慚蓋童子不自悸而詩人見為可悸也故曰垂帶悸兮

芄蘭二章章六句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望叶武方反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此非宋桓夫人之思衛也當與末篇木瓜參看

蓋衛人入齊不納敗于熒澤宵濟而宋桓公逆

諸河故引河廣以起興言河至廣而可杭宋至

遠而可望以見齊雖近而不能救也春秋義例

救不容緩曾不崇朝正所以救之也然則衛之

亡而復存者宋為首功矣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殳音殊為去聲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杲古老反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痗音妹

左傳周襄王十六年衛文公二十四年也鄭入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伯怨王之與衛滑而執王使冬天王出居于鄭王使来告難而後納王王出居時衛實先之故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朅言往也桀者武勇出衆為一國之魁也

此勉其夫以勤王之義雖蓬首垢面疾痛交煎而願言以所甘心也其雨其雨豈無日出之時

日出則大明中天矣以喻天王之反正也樹諼草于北堂之上以為忘憂之具忘憂則不至于心痗矣以見夫婦之情輕也蓋思伯之憂尚可以忘而邦國之難則不可以忘也婦人之知大義如此故采風者及之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叶丁計反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叶蒲北反

似亦上章之意易曰小狐汔濟蓋象涉險而持

以慎心終于有濟若有狐綏綏在彼淇梁是欲濟而未濟之時也之子無裳以蔽其體可不憂乎無裳無帶無服皆瑣尾流離之狀傳曰國亂民貧君子傷之其說近是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瓜叶攻呼反　玖叶舉里反

木瓜木桃木李喻以雕刻之物雖有其名而不

可食者瓊美玉也琚珮屬瑤白玉玖黒玉與瓊赤色相間甚言彼所投者虚名而我之所報者重寶此豈往来報施之常理哉不過藉以為好而未無侵虞而已序云衛有狄人之敗出居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以車馬器服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攷史記世家衛之為患也先適齊不納而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子有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故河廣之詩正自其宵濟時作也當衛為狄所滅齊桓紉朐稱疾漠然不救

以至于敗及宋為立戴公戴公卒文公立徙居楚丘布衣帛冠卜築農桑桓公始有車馬器服之贈以示覇于諸侯其名雖美其實非也故有木瓜木桃木李之喻馬春秋于城邢書齊師城邢于城衛書春王正月城楚丘蓋亦不著齊績矣或謂文公因齊五子之亂興師伐喪故衛人賦此以諷其宜報德于齊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宣子賦木瓜思報德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詩經剖疑卷之七

閬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鄭風

鄭始封爲周宣王母弟桓公友食采于鄭在今陝西華州故鄭縣界後爲幽王司徒死于犬戎之難其子掘突定平王于東都復爲司徒而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于新邑是爲新鄭詩凡二十一篇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蓆叶祥籥反釋文大也有安舒之義

孔叢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序云緇衣美武公也舊說以桓武相繼為司徒故有敝而又改為之詠愚謂美武公者以武公之能好賢非即以武公為賢也緇衣禮服說已見羔羊素絲下館即聽政于公朝者粲米色非即指米也大都新衣有一段光華如粉米之色此即三英粲兮

之敝以衣之敝者改造而為新衣之華美也賢者必清儉如羔裘之華敝而縫見故緇衣亦隨之而敝也然賢者雖安于儉朴而好賢之念則有大不安者故曰予改為之俟其治事既畢而還即以新者易之此亦恤其私而隆禮之意也

按桓武雖繼為司徒而平王已貳于虢故左傳有周鄭交惡之事此詩似為鄭人述桓公初年見禮之隆而悼今日之不然也盖以衣之敝者尚可改為而職之仍若豈宜恩禮之或替乎惟鄭人作故系之于鄭風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母叶滿彼反懷叶胡威反畏叶於非反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兄叶虛陽反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檀叶徒沿反

序云刺鄭莊公也仲子指祭仲即諫封叔段于京者異姓而于公族以謀兄弟譬如踰里而折

杞也然莊公不聽豈真內畏父母而外畏人言哉不過欲陷其弟于死地觀多行不義必自斃之言可見矣故風人刺之此詩若為莊公之戒祭仲乃所以戒公也　或有指仲子為叔段者然叔仲自不宜以混稱且莊姜正寵愛段又何父母之言為可畏哉　左傳襄二十六年子展相鄭伯如晉賦將仲子叔向稱其儉而一又不知何義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田叶地因反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狩叶始九反 好叶許厚反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野叶上與反 馬叶滿補反

此言叔將往田獵國人從之之狀下篇則詳言其獵之事豈無居人豈無飲酒豈無服馬皆所以從叔也以叔為美且仁且好且武者一國之人皆若狂也然致之而不禁者為誰故序云刺莊公也　鄒潤甫以為風人敘叔之多才多勇

且比匪群小傾心翼戴之如此欲使莊公聞之
而早伐其狂謀于義亦當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
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馬叶滿補反 狃叶女古反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
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御叶魚駕反 駕反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

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鴇音保叶補苟反掤音冰
弓叶姑弘反

序云刺莊公也馬數用四故四曰乘乘黃者四馬皆黃也君馬黃叔乘黃借矣鴇驪白雜色言乘黃未已而又乘鴇也以見馬力之既竭而叔之餘勇猶足賈也如組如舞譬其錯綜飛揚之妙也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者是必毀之從公于獵而襢裼暴虎獻之以示勇而公戒以無狃常勝懼或傷害耳兩服即兩驂但驂向左而服向右上章火烈具舉方舉火也此云俱揚則火已

炎上皆一層深一層之詞磬控縱送以形容駕馬之良即上文服馬上襄而又善御也惟其騁之而若磬故縱之而馳于前惟其止之而若控故送之而馳于後二句亦相承也馬之馳驅不見其首今獵將畢而馬行遲方見其兩服之齊首而兩驂如左右手之相助也掤所以覆矢鬯所以韔弓也發矢希則將覆矢而韔弓矣此獵之終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按大叔若狀註引左傳京城太叔是也愚意當作又字以上篇叔于田此加一又字以別之耳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彭叶普郎反　英叶於良反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軸音冑抽叶勑救反

序云刺文公也狄人入衛文公使高克將兵以禦狄于境克之為人好利而不顧其君公欲遠之乃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為之賦是詩　清鄭邑彭鄭郊高克之師皆清人也駟介馬之被甲者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亦以

明其久不召也矛前矛一車而二矛備毀折也
英矛飾也逍遥緩散自佚也消軸俱鄭邲地名
師久不召則遷移靡定矣夫駟介將以禦敵也
曰麃麃曰陶陶則無禦敵之實惟左旋而右抽
與爲將者習爲容好而已淸人欲逐高克而故
作緩散之狀以左右周旋乘其無備而逐之也
然而文公實有以使之故春秋書曰鄭棄其師
左謂御在車左執轡而御馬者旋還車也右謂
勇士在車右執兵以擊刺者抽拔刃也中軍謂
將即高克也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濡叶而朱反侯叶洪姑反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彥叶魚肝反

傳曰子皮為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序云刺朝也謂陳古義以刺今人愚謂彼其之子與彼哉彼哉同鄙之之詞也舍命不渝者見危授命而不變色也邦之司直者主持國是而無回屈也彥者美稱即合衆賢而成其美也言服

是服者必其德之適以相稱而後可是故羔裘
之潤澤如濡而不變服之者必臨危而不易所
守始足以當之而彼其之子果能之歟下章亦
同此義侯者射中之正張布以為的也豹武而
有力者而司直則非強有執者不能英花中之
彜三英粲兮明非孤立無助也必若秦誓之一
个臣人之彥聖若已有之已不自聖而集衆美
以成之也而彼其之子亦果能之乎豹飾者君
用純臣下之然此重豹字不重飾字晏如日之
有曜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袪叶起據反 寁速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䰩兮不寁好也

䰩叶齒九反

序云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而與之別者遵大路而執袪即古詩執手野踟躕也無我惡不寁故棄舊憐新之謂言以我為惡為䰩則必與新者為故而相好矣傳謂鄭人夫婦相棄賦大路故入鄭風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加叶居之居何二反宜老好叶俱見上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來叶六直反

羔鴈大夫相見以為贄者故將弋之宜之即下文來之順之之人也加尚也言加禮于人必求相稱故曰宜之似即以所弋鳧鴈而致之也宜

言飲酒即所加禮之人許我飲酒為樂且久要終身如琴瑟之在御調和而静好矣然子欲来之而相親也欲順之而莫逆也欲好之而永締也則予亦何惜乎雜佩而不以贈之問之報之若哉雜佩珩璜瓔琚之屬婦人之所寶惜也宜惜而不惜非悦德而何而柰今之不然也故序謂陳古義以刺之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瓔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華叶芳無反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英叶於良反

建下數篇序皆以爲刺忽也然詩之刺詞亦無累篇皆然且將翺將翔與前篇語意相應似亦夫倡婦隨之義故此篇孟姜即女曰雞鳴之人也始猶但恍其美久則聆其德音之不忘矣同車同行但如倡隨之義夫之翺翔以弋鴈也婦之翺翔以佩玉也夫子以鳧鴈而贄賢者婦體其夫之所好而不雜瓊琚之佩以相問遺非倡隨而何故曰雞鳴示警乃德音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扶蘇小木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橋即喬游龍澤中紅草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也然子都以色事人不知禮義即為狂且矣又如子充之為狡童矣是故欲求扶蘇喬松者于山而觀之欲求荷華游龍者于隰而觀之欲知狂童狡童者非他即子都子充其人矣此比體也傳謂靈公棄

其世臣而任狂狡鄭人刺之狂姓狡名侯攷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兮蘀兮風其飄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首二句危詞也木槁則其蘀慁風風至而隕矣譬如人君不能自立於國其附之者亦不可以久也故懼而相告曰叔兮伯兮予苟倡也予將和女盖有異志矣傳謂公子互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之賦蘀兮

蘀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餐叶七宣反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序云刺忽也愚謂狡童未必指忽但言昭公所用非其人卒至于被逐而國亂故詩人歸咎于狡童以為惟子之故使我不能食息云爾國中之皙實與我役似亦類此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洧叶于已反

此即籜兮之意言雖子倡予和而予終不能去也子誠惠而思我則褰裳而涉乎溱洧與我相就倘不我思而我豈無他人而惟此狂童之狂也予不屑就之矣是留于鄭者而思去者之之詞傳謂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褰裳

褰裳二章章五句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丰叶芳用反　巷叶胡貢反

丰豐通用與昌俱訓盛貌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音杭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序云刺亂也昏姻之道失陽倡而陰不和註謂此淫奔之詩愚謂似譏男子之不親迎者言子之盛兮六禮亦既備矣何不行親迎而但俟我于門之外及堂之中耶夫有迎則必有將而送之者子未來迎祗使予悔其未及以將送也親迎既廢然而我之服飾已備惟叔與伯駕而同行而已婦人謂嫁曰歸故又曰與歸也傳謂公

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故入齊風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墠音善阪叶字臠反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除地曰墠茹藘茅蒐也除地以為墠則茹藘在阪不在墠矣女子潔已以居於室其室雖近而其人不可犯以非義如墠之遠茹藘也榛栗女之贄也言見其栗亦可為室家之踐矣東門即出其東門之地言女子之知自守如此猶夫漢

廣之不可泳也序云刺亂蓋亦陳古以誠今爾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喈叶居奚反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膠叶音驕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序云思君子也雞居亂世而不失其常度猶風雨之淒〻如晦雞鳴之喈〻膠〻著不失其常也雞鳴以三度為常故喻君子之有常度著如之傳謂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故入齊風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叶見上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青衿學士之所服也學政不脩則有去而莫之禁者故留者念其去者而責之曰我雖不能往而子曷靳其嗣音乎此即子不我思豈無他人之意挑達輕跳放恣之貌在城闕言雖甚邇而不欲見之即往䇿筊童之人也惟我與爾則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而思之之深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迋音誑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叶斯人反

此似譏兄弟之信讒者揚之水人力所為非自然之水也雖束楚束薪而不能流矣兄弟天親不假于人力惟吾與女二人而已幸毋信人之言而人實誑女也序云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傳謂鄶人兄弟相棄賦揚之

水故入鄭風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貟 貟音云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序云閔亂也出其東門則在溱洧之上矣有女如雲即鄭國之游女也游女雖盛而非我之所思縞衣綦巾以樂我貟而已縞白色綦蒼艾色茹藘可以染絳若衣服之色如之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漙叶上家反 願叶五遠反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序云思遇時也清揚眉目之美好即男子亦得稱之與子偕臧則適所願矣此亦相念之久而卒然相遇者故以待時為言傳謂臼季過郤缺于冀薦于文公晉人美之賦蔓草故入晉風

左傳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大叔

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芍藥

渙叶于元反 蕑叶古賢反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芍藥

鄭俗上巳男女游于溱洧秉蘭水上以祓除不祥且相與戲謔以芍藥相贈此亦江漢游女之

意傳謂鄭靈公好倡國人化之賦溱洧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詩經剳疑卷之

齊風

齊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周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是也太公都營丘在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界後因啓覇徙居臨淄漸近于魯故春秋之事多載齊桓而魯風之宜諱者亦往往于齊見之詩凡十一篇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明謨郎反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夢叶莫滕反

序傳皆以賢妃而儆其君蓋謂雞若鳴而實未嘗鳴也聲之似也而蟲飛薨薨則形聲俱真非似之矣夫見聞其所似者而一告再告況見聞其所真者而尚甘與子同寢而夢哉此甘字即食肯不甘之甘猶俗語云睡得甜也計此時會朝恐畢將無因失朝之罰而憎及予乎愚意謂為大夫之婦而以雞鳴儆其君子畧較后妃之

儆其君爲長且朝臣未有不俟其君之出而歸者臣子呼君上爲子必於上帝祖宗之前予辯之詳矣 或疑蠅聲在雞鳴後而月光有晦朔弦望之不同安能遽與長庚星相值耶曰此亦風人偶有所見聞而叙述其一時景象如此正不必拘〻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峱音鐃儇許全反還音旋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

謂我好兮　茂叶謨口反道叶徒厚反好叶許厚反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序云刺哀公好田獵國人化之遂成風俗因賢其所賢而好其所好也還與旋皆便利義茂好昌臧皆美暢義謂我儇謂我好我臧其所以譽人者乃所以自譽也峱兩山之間也獸三歲曰肩爾雅云鳥之類雄摯于雌獸之類雌猛于雄故次章曰牡猶夫首章之肩也狼為貛之牝而猛于貛故末以狼言謂獲其猛而善顧若則其

餘可知矣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華叶芳無反充耳耳之飾所謂瑱者是也以纊纏之其色各異如素青黃者然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瑩音榮其色又深于華故以配青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英叶於良反即三英粲兮之謂

傳云齊俗昏禮不親迎君子譏之著門屏之間

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又自升階而後至

堂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又導婦及寢門揖而入又導而升之西階以至于堂上也充耳以纊懸瑱所謂紞也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瑱也瓊瑩瓊英皆與青黃色相配且韻亦叶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此似譏文姜者言其晝夜在襄公之側而不相離也履我即步亦步也發趨亦趨也所以賤而惡之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明叶謨郎反 顛叶典因反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令叶力呈反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此詩序傳說各不同愚意以上篇文姜朝夕公所詩人有猒惡之之意至今而將行矣將行而

恐人見之故于東方未明之時而顛倒其衣裳也然此顛倒非為他故乃自公召之及行之後公猶不勝其思戀覩折柳者而瞿瞿何哉既不能舍仍與之合不能晨夜不夙則暮猶夫日月出諸東方之在我室也晨夜者雞司晨犬守夜猶有時向之可言也襄公之思文姜無定時無定向此所以為狂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按此二篇似文姜之在室時而與襄公通者及下文則為嫁魯以後事矣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

止曷又懷止　懷叶胡威反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雙叶所終反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告音谷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齊南之山即魯境矣故曰魯道有蕩雄狐綏綏以求其配指魯公也魯君来迎必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齊子用以于歸矣曷又懷從

其故土而至于窮極哉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
偶不可亂也樹麻治畝析薪用斧功必有自不
可越也而茲不然故以諷之

南山四章章六句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音闥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丱音貫

甫田大田也莠草之似苗而長于苗者驕驕大
貌此指襄公序云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
而求大功不脩禮而求諸侯志大心勞以所求

者非其道也然諸侯不可得所得狎而見者惟魯君耳故曰總角丱兮突而弁兮指莊公也莊公待年以娶齊姜見左傳愚意即魯人之諷莊公不宜待昏于齊耳思與勞皆待之之義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音零平聲其人美且仁 盧犬黑色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重平聲鬈音權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鋂音梅偲音腮

齊人以田獵相尚故聞其纓環之聲而告之曰此仁人也曰鬈曰偲又指其言貌耳愚意亦似

刺襄公者既有正配復淫文姜故若犬之纓環每重繫之也埤雅鈴以令之環以制之與此義通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鰥叶古倫反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鱮音序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唯上聲

笱所以防魚者笱之敝矣所以魚之出而不能制也此齊子之歸其從之如雲如雨如水若魴鱮之唯唯然而莫能制所以刺魯君之防踈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叶祥龠反）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豈音愷）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湯音傷）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儦音標 叶音褒）

薄薄疾驅聲簟方文蓆也茀車蔽也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言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于魯而往會之何其樂易遊遨而不知媿也按詩再言魯道有蕩蕩雖訓平亦取淫蕩之義玩有字自見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甥叶桑經反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清目之美揚眉之美也

刺魯莊也昌即子之昌兮孌即婉兮孌兮名言其有聲稱也齊人傷魯莊公徒有威儀技藝之好而不能止其母雖其善射之若足以禦亂而

不能禦内亂云爾

猗嗟三章章六句

按齊風十一篇自雞鳴還著三篇而外餘若非刺齊襄則刺文姜非刺文姜則刺魯莊不然則合襄公文姜而並刺之此外無詩焉抑何寥寥也詩傳以手及風雨俱齊桓公事而入齊風殊覺生色愚意刺襄公者自入齊風刺文姜者似魯風之寄于齊也故春秋胡傳曰姦發襄公則云齊侯會夫人姜氏于某姦發文姜則曰夫人會齊侯于某

魏風

魏本姬姓之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大夫畢萬其

地南枕河曲北枕汾水舜禹之都在焉故其民猶有虞夏之遺風習於儉約而土地褊淺民俗因之其實皆晉獻公以後詩也紀晉而曰魏者猶夫衛之於邶鄘也以得諸魏地故名為魏風耳詩凡七篇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摻音纖服叶見上襋音棘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辟音避

象揥解見鄘風左辟指其儀度婦行不敢當左

也提〻安舒貌好人提〻即碩人頎〻之謂序云譏內子也詩傳闡以爲媵妾之譏其夫人葢謂舉止非不安詳遜讓非不有度佩飾非不貴盛顧無如褊心何耳屨霜縫裳皆賤役也媵妾之所不得而辭而內子已享其貴盛安逸矣顧猶持心褊小而遠下之惠鮮焉此其所以見譏也或以爲比體則謂下士之諷其大夫亦可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莫音慕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英叶於良反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藚音續

葛屨履霜猶云賤者之事列若公路公行公族美且無度矣尚可以采莫采桑如葛屨履霜者之所為乎亦大不倫矣沮洳汾水濕處莫菜之似柳葉而可為美若藚水舄也公路公行公族皆晉官名春秋傳云晉成公立始宦卿之適以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公路公路者以其主君

之路車也公行者以其主兵車之行列也公族即宗正副之類美無度者言其爲美之至而不可以限量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哉叶將黎反 何其音基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國叶于逼反

序云刺時也園之所樹有桃有棘桃心雖苦棘心雖赤其實尚可殺之而食士君子之不見用于時而中心懷憂且歌且謠以去其國比之桃與棘有甚焉者矣不知者謂士之驕至此而無底極哉重言我心之憂其誰知之盍爲一思維焉則其憂自有所不能已也已士三月無君則弔皇皇如也即此意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哉猶來無止首末二章上二句一韻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屺音起 母叶滿彼反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兄叶虛王反 偕叶舉里反

序云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爾雅山多草木曰岵少草木曰屺岡山之脊危處也為人子者登高以望其父母兄弟而不可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勉無已無寐皆勉之也必偕者必與衆偕行也猶尚也無止無棄言勿輕棄于他邦而不歸也按註以山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然

此不重惟以岵屺岡與父母兄韻叶耳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外叶五墜反逝音異

此賢者不樂仕于其朝之詩也曰雖有十畝之田桑者閑閑兮其可樂也行與子往而歸之夫十畝之田其所以為樂者亦鮮矣而可以易仕樂則仕之不可樂也又當何如　此似招人以偕隱者周制一夫受田五畝合二人而言之為十畝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故以桑者而言

十畝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貆音暄

檀木堅韌宜為車故首云伐檀而下丈徑言伐輪伐輻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輻叶筆力反側叶莊力反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漘鶉俱音脣飧音孫叶素倫反

每章作二段看坎坎至漪猗為上段言君子寧閑任重之具于不試下段言決不受無勞之奉於非望序云刺貪也與此指合蓋檀喻君子伐檀而寘之河干非用車之處而河水清且漣猗賢者但知其為水清之可悅而不怨其車之不行用也泌之洋洋可以樂饑即此意君子不預其事即不食其祿猶夫不耕者之無以得禾不獵者之無以得獸也夫不稼不穡而尚欲取禾

之廣不待不儩而尚欲取獸之多是不預其事者之食其禄為素餐矣而君子之不若是矣詩刺貪者以見素餐者之比〻也愚按不稼四句正諭貪夫不事〻而食君禄之狀末言君子不素餐以救正之非以不稼穡諭君子也孔叢子載夫子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焉指此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貫事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

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國叶于逼反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苗叶音毛直宜也號召之也

序云刺重歛也愚按易晉之九四碩鼠貞厲譏其妨賢而病國也妨賢必病國病國必病民此相因之理似其國賢者為大臣所抑而惠不得下施故欲去之之他國末復悲其永不見召耳三歲需之久適彼辭之決也呂氏春秋甯戚飯牛扣角而歌三章高誘注以為歌碩鼠

碩鼠三章章八句